

香港電台第五台

《長進課程：解密秦朝》

主持：馮天樂博士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）、黃好婷

第五講：邯鄲之圍

一、長平餘波：秦軍再起攻勢

趙孝成王於長平之戰（公元前 260 年）中決策屢失，致趙國精銳盡殞，元氣大傷，由與秦並驅之強國，驟衰為國力殘破之邦。然秦雖勝，未即罷兵。秦昭襄王四十八年（公元前 259 年），秦乘長平之勝，分遣諸將東進：王齕攻拔皮牢（今山西河津一帶）、司馬梗北定太原（今山西太原一帶），盡有趙之上黨故地。主將白起既歸咸陽，奏請益發卒糧，欲乘勝滅趙。

二、趙使人秦求和，秦廷內爭致戰機延誤

秦廷對是否即滅趙國，意見分歧。長平雖殲趙卒來 40 餘萬，然秦兵死者亦過半，國虛民疲。昭襄王心存猶豫。時丞相范雎，素與前相魏冉不睦；白起乃魏冉所拔，功高望重，范雎深忌之。趙、韓恐懼，採縱橫家蘇代之策，以重寶說范雎，欲離間秦廷。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》載：「韓、趙恐，使蘇代厚幣說應侯（范雎）。」據《戰國策·秦策三》，蘇代說范雎曰：

- 1.功高震主：若白起滅趙，其功必冠群臣，位將逾君，君必見屈。
- 2.得地失民：昔秦取韓上黨，其民皆走趙；今若滅趙，趙人必散奔燕、齊、韓、魏，秦所得不過空土，徒耗國力。

范雎然其言，遂勸昭襄王許趙割地請和。昭襄王乃罷白起之議，命軍休止。白起由此與范雎交惡。秦昭襄王四十八年（公元前 259 年）九月，秦復發兵，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。王陵攻城不利，損失五校（秦軍編制單位，具體人數史無明文，漢制一校約 8000 人，戰國時期或相近）。時白起病癒，昭襄王欲以代王陵。白起固辭，陳其不可：「邯鄲實未易攻也。且諸侯救日至，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。今秦雖破長平軍，而秦卒死者過半，國內空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，趙應其內，諸侯攻其外，破秦軍必矣。不可。」（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》）昭襄王怒，先遣范雎往諭，白起終不從。

四十九年（公元前 258 年）正月，王陵再攻邯鄲，少利。王乃削白起爵，徙之陰密。王改命王齕代王陵為將，繼續圍攻邯鄲。按：白起之死，非在王陵初敗之際，而在邯鄲解圍、秦軍大潰之後。舊說常誤置其死於攻邯鄲初期，實顛倒因果。秦昭襄王五十年（公元前 257 年），秦軍敗訊頻傳，王益恚，賜劍令白起自裁。白起行至杜郵（今陝西咸陽東），伏劍而死，時在五十二年十一月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載「五十年十月，武安君白起有罪，為士伍，遷陰密……（五十二年）十二月，武安君白起有罪，死」，可佐證其卒年無誤。自公元前 259 年至公元前 257 年間，秦軍圍邯鄲逾年，主疑、相譖、將弱三弊交織，終陷僵局。

三、合縱抗秦：魯仲連義不帝秦，信陵君竊符救趙

趙國一面堅守，一面急遣使求援於魏、楚。

1. 魏國之援

平原君趙勝（其妻為信陵君姊）使魏求救。魏安釐王初遣將軍晉鄙率十萬眾救趙。秦王聞之，遣使脅魏曰：「吾攻趙旦暮且下，諸侯有敢救者，必移兵先擊之！」（《史記·魏公子列傳》）魏王懼，命晉鄙屯軍於鄴（今河北臨漳西南），持兩端觀望。又遣魏將新垣衍（《戰國策·趙策》作「辛垣衍」）潛入邯鄲，說趙王尊秦昭襄王為「帝」，以解圍。齊國高士魯仲連適在邯鄲，聞之，往見新垣衍，厲聲責曰：「彼秦者，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，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……若秦王為帝，則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宮。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？」（《史記·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）新垣衍悚然，遂罷帝秦之議。信陵君數諫魏王無果，決意率賓客赴趙死戰。過大梁夷門，訪隱士侯嬴。侯嬴獻策：「如姬（魏王寵姬）嘗蒙公子恩，為父報仇。可請其竊兵符，奪晉鄙軍。」又薦力士朱亥同行，備晉鄙不從。信陵君從之。如姬果盜虎符。至晉鄙營，驗符後，晉鄙疑曰：「今吾擁十萬之眾，屯於境上，國之重任。今單車來代之，何如哉？」（《史記·魏公子列傳》）朱亥即袖 40 斤鐵椎，椎殺晉鄙。信陵君遂得選兵 80000 人，率之赴邯鄲。按：信陵君竊符救趙，發生於秦昭襄王五十年、魏安釐王二十年（公元前 257 年），非公元前 258 年。時邯鄲已被圍數年，危在旦夕。

2. 楚國之援

平原君親使楚，選門客 20 人同行，僅得 19。餘一人，毛遂自薦。平原君疑曰：「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？」對曰：「3 年於此矣。」君曰：「夫賢士之處世也，譬若錐之處囊中，其末立見。今先生處勝之門下 3 年於此矣，左右未有所稱誦，勝未有所聞，是先生無所有也。」毛遂曰：「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。使遂蚤得處囊中，乃穎脫而出，非特其末見而已。」（《史記·平原君虞卿列傳》）至楚，平原君與楚考烈王議合從，日中不決。毛遂按劍歷階而上，謂楚王曰：「合從者為楚，非為趙也……今楚地方 5000 里，持戟百萬，此霸王之資也。以楚之疆，天下弗能當。白起，小豎子耳，率數萬之眾，興師以與楚戰，一戰而舉鄢郢，再戰而燒夷陵，3 戰而辱王之先人。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，而王弗知惡焉。」（《史記·平原君虞卿列傳》）按：此語雖見於《史記》，然「白起，小豎子耳」等措辭顯為史家渲染，以彰毛遂膽識，未必為實錄之辭。宜視為文學性擬言，反映漢代史觀對策士形象之塑造。楚王慚，遂歃血定盟，遣春申君黃歇將兵救趙。

四、邯鄲血戰：李談散財募死士，三國聯軍破秦圍

魏、楚援軍未至之際，邯鄲危急，《史記·平原君虞卿列傳》載邯鄲傅舍吏之子李同（《索隱》云：「『同』者，『談』之諱也，史公避其父諱改之」）謁平原君曰：「今邯鄲之民，炊骨易子而食，可謂急矣。」——此乃形容極度饑荒之語。李同勸平原君散家財募死士。平原君從之，盡散家財，得敢死之士 3000 人。李同率之突襲秦壘，秦軍為之卻 30 里。李同力戰而歿，趙勢稍振。秦昭襄王五十年（公元前 257 年），信陵君率魏師八萬、春申君領楚軍俱至。趙、魏、楚三國聯軍內外夾擊：魏軍自南（河內方向）、楚軍自東南（陳蔡方向）進逼，與邯鄲守軍形成合圍。秦軍大潰，主將鄭安平（范雎所舉）被圍，率 20000 人降趙。邯鄲之圍遂解。按：鄭安平降趙一事，不僅重創秦軍士氣，亦直接導致范雎「任人而所任不善」之罪成立（見《史記·范雎蔡澤列傳》），成為其失勢之關鍵。鄭安平降趙後，趙封之為武陽君，後卒於趙。

五、邯鄲之戰勝敗析論

趙於長平慘敗後，竟能挫秦於國門，其因有四：

- 1.哀兵必勝：舉國同仇，平原君散財，李同效死，軍民一心，死守孤城。
- 2.秦廷失和：主疑於上（昭襄王猶豫），相譖於中（范雎排白起），將弱於外（王陵、王齕難敵白起）；白起不用，指揮紊亂。
- 3.合縱成功：外交得策，促成魏、楚出兵，形成三國聯軍之勢；魯仲連拒帝秦，穩固趙國道義立場。
- 4.補給艱難：秦軍遠征逾年，糧道經上黨山地，綿長易襲，士卒疲敝，難以為繼。

七、歷史餘音：延緩之滅亡

邯鄲之勝，雖暫保趙祚，然國力已竭，終難逆轉頹勢。此役僅延趙之亡 30 餘年。然其影響不止於趙：信陵君因此威震諸侯，於公元前 247 年率 5 國（魏、趙、韓、楚、燕）合縱伐秦，至函谷關，迫使秦閉關不出，為戰國末期抗秦最後一次有效聯合。此戰亦暴露秦國過度擴張的風險，促使日後秦王政調整東進節奏，先安內政，後圖吞併。統一六國之業，終待秦王政與王翦、李信輩完成。